

符號生產的機器—方偉文的物象宇宙

2012

王品驊

對於方偉文，有好幾次迷漾般的回憶。第一次竟然是在 1999 年，伊通的個展「從前，在遙遠的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站在展場空間滿地綿延的種種物件之前，竟然有種置身於海邊沙灘的錯覺，而且相當強烈，彷彿還能聞到海風的味道、耳後有著微微吹動的旗蹠聲響。

第二次，是 2004 年我們合作的展覽。他完成作品，我們坐在某個門邊地上閒聊，他談起住在東海時，位於都會旁的大肚山地景是水平展開的遼闊；到了烏山頭水庫旁的南藝，他作品中的空間經驗不知不覺就變成了繚繞在山間曲徑之間的環繞感。

他的作品總是瀰漫著強烈的臨場感，無論他採取的是那種空間手法，觀者總是會被綿延的物件、空間、各種聯想與感覺，以及接連而來的種種不自覺回憶所沈浸。在這幾頁的作品草圖與圖像之間，喃喃、連體人形、野生花園、機器裝置，四個小主題，再次像過去的展覽空間中所經驗到的一般，這些局部物件很快聯繫起彼此的關係，成為一個物件宇宙，並處於持續增生、遞相組裝的空間整體中。

喃喃，是說話主體不斷吐露的絮語，斷斷續續，跟自己說、跟他人說，懸吊著、飛行著、躺臥在空中，「喃喃，是狀態自身。」他說。從「喃喃」不難連結到「連體人形」，「連體雙人形最原始的意象源自 Siamese twin，連體雙胞胎的病理稱呼；那樣的命名，源自賣到美國馬戲團的泰國連體雙胞胎。那是在紀錄片看到的形象，屬於醫理上的畸形，卻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兩個在肉體上連接的個體、或者是有著複數單位的個體。」¹雙生的關係，也讓他連結鴛鴦梅花圖的成雙成對、吉祥如意的中國式圖像的特徵。而這種從連體孿生的現實，轉變為一種中空身體的裝飾圖樣的圖繪，其實有相當的精準性，因為方偉文說「人是否在自身存著純然的自我或原我，並無任何的事實或證據指向或揭露原我。而浮現的只有衝突，壓抑，疏離。」²

¹ 方偉文，《野生花園：1994-2002 年方偉文創作自述》，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8。

² 方偉文，《創作自述》，伊通網站 <http://www.itpark.com.tw/artist/statement/254/193>，2012/06/06 查詢。

觀者在方偉文作品中總是看到許多游離、流動、變化不居的符號，他的創作像是各種符號生產機器。在他的作品現場，面對著他從日常撿拾、積累的物件—材料庫，以各種現成物、材料、物質屬性的集合、拆解、分散、重構的組裝，觀者不僅僅是尋跡解讀那些物件原本的現實屬性，在隨機、偶然之間重構出的現場，總是伴隨著許多脫離物質、紛飛、游離而出的感覺分子，就如同我在第一次所體驗到的某種觀者內在的「不自覺回憶」，被喚醒。

奇妙之處在於，那種物質的臨場感，召喚出了觀者各自生命底層的知覺與回憶，與物件的脫逸屬性一起共振、翻飛蕩漾。他的符號生產機器，仍舊在自己與自己之間、自己與他人、與自然、與野生蠻荒之間、與各種人工物件對話。因而，我們可以從他「野生花園」般的空間蔓生方式、「平行的世界」之中的機器組裝，感受到他的作品像是一種附生組織，會以一種藤蔓般的圖像邏輯綿延在空間的知覺間隙之間。不，當觀者循著那些臨場畫出的塗鴉軌跡走時，那些虛線、抽象圖框、莫名造型、總是又縫又織的連結起所有的現實空間，那些細膩的關係手法，不僅是讓表象上看來是可以無盡綿延的線與物附生於空間的平面之上，其實是成為一種「地下莖」，進入了物理空間的空間原型，他圖繪出一種滲透到空間的過去的狀態。

因而觀者，總是在他的作品現場中，脫逸於時間之外、倘仰於各種充滿鮮活回憶的知覺流、卻又全然不確定所在，之故。